目　　录

革命烈士肖二嫂……杨道恢　陈　彦（1）

回忆车耀先烈士的两件事……刘正贤（9）

二十四军毛国懋团起义前后……李承嘉（12）

回忆老河口战役……汪意诚（15）

四川办报先驱——傅崇矩生平简介……曾仕荣（21）

红军夜袭雄尖山……刘兴吾（24）

回忆刘存厚在绥定的片断……李　立（27）

三岔坝的“青年学会”和“民主同盟协进会”……

……杨文彬　魏松柏　毛海如　口述　三岔区志办整理（31）

国民党中央军和简阳警察局的一场风波……杨诞孚（34）

记简阳盐场公署与团管区的一场冲突……刘怀忠（38）

鸟木之争……李其树　口述　朱云鹏　记录整理（40）

简阳盐井的兴衰……曾明经（45）

简阳的盐井和盐场公署……刘怀忠（48）

简阳最早的一条乡村公路……

……昌权口述　世尧补充　绍枢整理（51）

忆塾师李道生先生……傅　瑄（54）

三岔坝抗捐抗税斗争二则……陈本柱　高恒章

汪意诚　游光华　鄢尊贤口述　三岔区志办整理（5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查缉队在三岔坝的一次焚烟骗局……
……孙伯楼　供稿　三岔区志办整理（62）
陈大伦丢官事略……
……傅清泉　记录　邓茂华　杨光简　整理（64）
从一桩小事看陈海波的狠毒……黎华光口述　吴高文　整理（66）
如此的联防大队长……李　立（68）
简阳的典当业……曾家森　口述　邱瑞良　整理（71）

革命烈士肖二嫂

杨道恢　陈　彦

一

肖二嫂本名张金凤，一九〇〇年农历冬月三十日出生在简阳县赤水乡的玉皇观。

父亲张元桐在东大路卖力时，染上了鸦片烟，把家里的衣物、用具当尽卖完，对家里的生活完全不管。母亲桐么娘带着三个女儿，到三姨娘家的厕所边，用高粱杆夹了一间草棚居住。每天带着女儿们上山捡柴、掐灰灰菜、揪红苕、捡麦穗或帮人割马草，以维持生活。三姨娘家里的人，还经常骂她们："不要脸，寡母孤儿赖在这里不走。"桐么娘只好忍气吞声，自怨命苦。无情的生活折磨得她精神恍惚，冬天，到井边去提水，走到时才看见手里提的是烘笼。

张元桐鸦片烟瘾发了，什么主意也想得出来，先将三女卖给徐家做童养媳，后又将十二岁的二女金凤卖给同沟的肖擂子当童养媳（即肖二嫂）。

肖二嫂到了肖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饭、喂猪；天亮后，上山捡柴、扯猪草、找野菜。一次，她煮饭多撒了几把玉米粉下锅，肖擂子见了，就破口大骂："吃了这顿，还想不想吃下一顿！"肖二嫂又饿又气，也顶了他几句。肖擂子抓着她的头发便拳打足踢，衣服也扯

得稀烂，打得肖二嫂头昏眼花，卧床几天。

肖二嫂十九岁时与肖开江团了房（结婚）。先后生了十几个儿女，由于生活太苦，只带大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肖积发在六岁时患脑膜炎无钱医治，乱扯些草草药给他吃，成了傻子。不久，公婆也相继去世。

肖二嫂的丈夫肖开江是个老实人。整天只是埋头干活，全家里里外外的事都由肖二嫂一人撑持。她叫肖开江出外去帮人担挑子、抬滑竿，自己在家里带着儿女帮人做杂活，割马草。每天都等到丈夫挣钱买米回来给孩子们吃，她自己吃清水菜。生活的折磨，儿女的拖累，使她面黄肌瘦，形容枯槁。

夫妇俩忍饥耐劳，攒了点钱，才租了地主严二兴的六亩土，四亩田耕种。全家人从半坡上的破草屋里，搬到严二兴屋侧的两间草房里居住，帮严看守山坡，听从使唤。后来，她还把母亲接到这里来供养。

肖二嫂白天同丈夫在山坡上勤耕苦种，夜晚在家推磨、担水、缝补衣服。一年累到头，收成后，除缴纳地主的租金外就所剩无几了。煮饭时，孩子们围着灶头边，哭哭啼啼地喊："妈妈，我饿了！"

肖二嫂是小脚，逢场天，丈夫把小菜担上街，她背着小孩去卖菜。卖的钱在街上买猪水回家喂猪。

肖二嫂虽然家很穷苦，但对穷朋友却肯热情帮助。有一天她在街上碰见幼年时的朋友朱国张，他向她诉说家里种的地太少，生活困难。

肖二嫂说："我喂有一窝小猪，你来逮一只回去喂吧，不怕地不好，只要粪好，一样可以收好庄稼。"朱说："我只有把猪喂大卖了，才有钱给你。"肖说："不要紧，我们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

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邵阳解放了。

年近五十岁的肖二嫂带头参加了秧歌队，还自编了一首歌颂新社会的山歌来唱。在征粮工作中，她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尽量把事情办好。由于她做事认真，斗争性强，深受贫苦农民的爱戴，先后被选为分会代表、乡农会代表、区农会代表。一九五〇年三月她代表妇女界参加了邵阳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肖二嫂对工作很认真，平时很少回家，一次她回家背被盖到区上去学习，六岁的儿子、九岁的女儿抱着她的腿说："妈妈，不要走了，我们害怕！"丈夫也苦恼地说："这个家你还要不要？哪个有你这样狠的心，儿女都不管，到处跑。"已出嫁的大女儿也含着眼泪劝妈妈"不要走了"。肖二嫂沉思了一阵说："共产党没有来，我们过的啥日子啊！现在我们穷人翻了身，不搞好工作，怎对得起共产党！"说完话就又走了。

她再一次回家时，看见屋里乱七糟八的没有人料理，呆傻的大儿子，穿得破烂不堪，一双赤脚冻得通红，孩子们说："你天天到处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究竟得到些什么好处？”她听后，生气地说：“你们落后，难道老子也要跟着你们落后？等我空了，才来收拾你们。”说罢又走了。

不久，全区选她和袁泽长、平寓乡的李正堂代表养马区出席县农会筹备委员会。会后，她同全体委员分到各区、乡推动农协会的建立。后来，区里决定，由肖二嫂管赤水乡农会工作，搬到乡公所住宿。

一天晚上，地主谢清如、富农袁泽熙、谢林伍、干滚龙夏昌保有意拉肖二嫂的女婿吴辅成到地主严二兴酒店赌钱。肖二嫂带着巡查队去抓这伙人，叫巡查队：“捆起来，送到乡公所去！”一个巡查队员说：“有一个是你女婿！”她说：“同样！”

为了壮大斗争力量，她积极培养妇女骨干。她培养了从小受尽苦难的童养媳刘黄氏为乡农会妇女骨干。

三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农历三月三日），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一批土匪，悉窝在简阳地区发动了武装暴乱（即“三·三暴动”）。

农历三月初一下午，肖二嫂同工作队及农会干部，在乡公所后面大坝子开会，散会后，天色已黑，十多个人正在乡上休息。忽然，贫农陈中良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胡家桥方向在喊‘区公所被包围了，要杀王株了，工作队快去救！’工作队长李汉成决定：全队的八个人，

每人发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到后面官山上隐蔽。过了一个多小时未发现动静，大家又回到乡公所。天气有些冷，就去买了点花生和酒回来吃。不久，远处传来喊声、火炮声，偶尔有枪声。全体人员走到后面坝子，李汉成说："这样一起走，围着了，就会全完蛋。我们分成三个组，万一有一组被包围了，其他两组可以去救。"

肖二嫂的一组有刘黄氏、刘玄，由乡农会代表、黄牛嘴分会巡查长夏永良领着，先藏到黄牛嘴的土沟里，听见土匪在喊："逮肖二嫂，抓工作队！"他们又转到严家坟山，刘玄看见有人朝他们跑来，吓得惊叫一声，夏永良按住他的头说："不要怕，马上转移！"随即顺着坟山转到花地湾，又被暴匪发觉。形势危急，夏永良说："分散隐蔽"他把肖二嫂、刘黄氏领到他的家里（夏家大房子），就在[illegible]后面，用立柜挡在床面前，并叫儿子夏昌德抱着孩子到门外去望哨。他自己最后躲到猪圈楼上。

李汉成一组由工作队员黎文章（当地人）带路，先隐蔽在官山上。不久，见有暴匪两三百人，打着火把，放着鞭炮从石盐方向走近寿永场口拱桥，嚣张地叫喊着。同工作队一起的两名自卫队员朝拱桥方向打了两枪。暴匪叫喊："哪一个打的枪？是自卫队打的，打一枪还一枪；是工作队打的，打一枪还三枪。"接着，暴匪冲进乡公所，把门窗桌凳打得稀烂。工作组由黎文章带到温晓彭家，不到一小时，见厨子夏燮阳跑来喊温晓彭拿棍棒去参加暴动。他们赶忙往后山奔跑，

土匪从远处追了上来。他们又跑到拾滑竿的刘青云家隐蔽，后由刘带路送到简阳。暴匪追到刘家扁竹林，刘曲礼为了把暴匪引开，就说："工作队朝禹宇寺方向跑了！"暴匪追到严家坟山后，地主谢清如、富农袁泽煦也带着一伙人追来，正碰上干滚龙夏昌保，暴匪问他："看见肖二嫂和工作队没有？"夏昌保因赌博被肖二嫂捆过，就话中有话地说："看，我是没有看见，只是刚才我们房子狗咬得很凶，好象有人来。"话未说完，谢清如、袁泽煦一伙立即追到夏家房子，叫人把房子四周围住，挨家挨户进行严密搜查。并大喊大叫："如果哪家窝藏了肖二嫂和工作队，不交出来，就放火烧房子；在哪家搜出来了，就杀死他全家。"

同房子的人悄悄跑去劝夏昌德抱着孩子从后山跑。夏昌德正犹豫不决，暴匪赶来，一脚踢开夏昌德，冲进他的家里，翻柴堆、捅灶门、踢尿桶、剁门角、碰烂立柜、拉去蚊帐、推开木床，从床下拉出肖二嫂和刘黄氏，就是一阵乱棒，用带着木桩的拴羊绳将肖二嫂双手反绑着。

这天正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农历三月初二日）早晨八、九点钟。富农分子袁泽煦带着一伙暴徒，将肖、刘二人拉至简车湾（又名黄牛嘴河坎，今赤水场口发电站），也掺杂着一部份看热闹的群众，约有一百多人。暴匪拿着刀、枪、棍棒，在肖二嫂面前晃来晃去，嚎叫："肖二嫂，现在你歪不起来了吧！"一马刀砍伤她半边脸，鲜血

浸透了她的衣裳。

这时，谢清如也提着枪赶来，连声吼叫："打死！"但无人下手。过了一阵，地主刘族树高声喊："我来，我来打死她！"便提枪上前。

肖二嫂看了看身怀有孕的刘黄氏，然后怒视着杀气腾腾的暴匪，脸不变色地说："把她放了，与她无关，要杀杀我！"暴匪不理。

这时，刘族树朝她接连开了两枪，子弹皆从后背穿过腹部。肖二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族树转身又向刘黄氏背心一枪，头部一枪，袁士作夺过枪来，对空连放三枪，以示威风。

惨无人道的刘族树还用茅杆子剌肖二嫂的阴道，把捆在她身上的羊绳桩取下，打入她的阴道内，衣服被扯烂……。又将刘黄氏的肚子剌了一刀，刘腹内正怀着的第一个胎儿，也惨遭杀害。

第二天，谢清如、袁士作带着一伙匪徒去抄肖二嫂的家，用马刀横在肖开江脖子上，威胁道："不准动！只要动，就宰了你！"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暴匪将肖家的草房毁坏，家具打烂，还抢走了衣物、鸡鸭。

三月四日，一批解放军开到赤水，抓住了谢清如，押到石盘枪决，以后又抓到了刘族树、袁士作，也在赤水枪决。

暴乱平息后，肖二嫂的遗体由其妹徐张氏请人用火匣子装着掩埋。区长王栋到赤水看了肖二嫂的坟墓。后来，乡农会将烈士移到三元乡境内的莲花芯安葬。在移葬时有许多群众到殉地致哀，并将暴匪袁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陵押赴烈士殉难地祭奠。

每逢清明节，赤水、三元、朝阳乡的学生，都要去为烈士扫墓。墓地的四周植上了长青的柏树，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书："肖烈士之墓。"一九五一年二月，简阳县人民政府向烈士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民兵、民工家属光荣纪念证书"。

回忆车耀先烈士的两件事

刘正贤

一、课堂授课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暑假期间，华阳县举办暑期塾师训练班。教育科长是南希曾，国文教师是车耀先。地址在成都市梨花街华阳中学。那时，我在华阳县永兴场读书，就利用暑假前去报考受训。在开学后初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年约四十以上的老师，中等身材，走路敏捷，他手执一根弯头手杖，精神充沛地走进教室。他说："我来跟同学们讲中国的'英文'——国音字母，这是我国教育革新和文字简化的先声。……"于是他便"ㄅㄆㄇㄈ"地读了起来。为了使同学们便于记忆，他还把字母编成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拿钵钵（ㄅ）来泼（ㄆ）水。又拿馍馍（ㄇ）来献阿弥陀佛（ㄈ）；有一天他得（ㄉ）病了，特（ㄊ）别呐（ㄋ）喊肋（ㄌ）巴痛；听说隔（ㄍ）壁来了一位客（ㄎ），额头是黑（ㄏ）的，手抱一支鸡（ㄐ），他便说，那是我的妻（ㄑ）子，其实那人是尼姑，你说这件事稀（ㄒ）奇不稀奇！过后人们才知（ㄓ）道，他是个痴（ㄔ）呆子，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像死尸（ㄕ），连天日（ㄖ）都不省得的。

他的讲课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最后他指着我说："那位小同学起来讲讲看。"我马上站起来，照着说了一遍。他说："好，口齿清

楚，记诵不错，坐下。”课后，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就是车耀先。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深。

二、抗日救亡运动片断

一九三八年上季，我用教书积下的钱去成都永兴街文华补习学校补习高中课程。有一天，公民课教师游凤岐慷慨激昂地说：“目前，国难当头，日寇疯狂地侵略我国，正向武汉逼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来锦江路在组织救亡团体——群力社，凡有爱国思想的同学都应参加！”我听了后很受感动，就去报了名，编在城市宣传队，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久，听说有部分派到郫县宣传的学生，被县政府捆押送省。群力社闻讯后，通知了全城的救亡团体开大会，我也去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第二位，就是《大声周刊》的主编车耀先老师，他提议各校组织欢迎“爱国犯”的队伍，向政府请愿。我被列入先行代表队。大家手执欢迎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出西门，在大路旁列队等候。午后三时许，看到一长串鸡公车，推着捆押的学生鱼贯而来。先行队立即踊上前去，向“爱国犯”慰以糖果，护卫回城。刚到城门口，就人山人海地聚集拢来，组成了一支长长的游行队伍，一路上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队伍越走越长，大家随着车耀先老师的声音，不断高呼：“爱国无罪！”“惩办汉奸！”“欢迎爱国犯！”等口号。半夜后，游行至春熙路，省府派秘书长王伯舆在春熙东段街心高楼上宣布：省政府接受学生的请求，各位同学回校休息。

次日上午十时，游凤岐老师率领学生代表三十余人（我亦在内）到督院街省府大厅内，由王伯舆接见，将在押的全部学生交代表带回。

二十四军毛国懋团起义前后

李承嘉

毛国懋，是原川军二十四军刘文辉下属的团长。他率领两个营从一九三四年以后长期驻防在名山县。他手下的各级军官与当地豪绅、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历任名山县的县长，都不敢得罪他。在名山境内与毛团矛盾较大的，有恶霸、土匪头子张国运，特别是到一九四八年张国运投靠了王陵基后，其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到一九四九年初，蒋家王朝已面临彻底崩溃时期。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按照蒋介石"巩固西南"的布署，企图打通成都至西昌的通道。而这条通道的最大障碍，就是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至名山，王陵基的计划是控制总岗山区，扼守名山县城和金鸡关要隘。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拔去二十四军毛国懋团这颗钉子。为此，王陵基采取封官许愿、供给枪支弹药等手段，利用张国运去收罗党羽，扩大武装力量，与二十四军争夺地盘。

就在这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中共川康边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派遣我到名山开展工作。在此以前，组织上曾先后派遣李惠民（女）、陈濂、李伯良等去过。李惠民的姐夫任质相，是毛国懋的表弟，任毛团的军需。任为人性格坦率、热情，有一定的进步思想，曾与陈濂合作过。我去后住在任的家里，通过他和他的妻子李云惠去做毛国懋等人

的工作。不久，组织上又陆续将川大撤退的民协成员郑兴华、赵世尊安置到毛国懋处，以文书、家庭教师的身分进行工作。当时，毛国懋虽然对形势有一定的认识，也想投靠共产党，但他还不明刘文辉的意图，并有些恋栈，因此仍抱着观望的态度。

在此期间，我们还通过任质相和李德芳（由大邑派来的共产党员），分别去做毛健和李建刚两个营长及下级官兵的工作，将其中比较进步和正派的官兵吸收为秘密群众团体——新民学会的成员。

九月以后，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四川指日可待。临工委为了加强对名山的领导，李维加、周丁文、李安澜等几位党的负责人都轮流住在名山。为了防止敌人进行破坏活动，我们还通过毛国懋下达命令，加强了对成雅公路沿线的戒备和巡逻。这段时期，除在名山旅馆抓到一对男女特务外，还侦查到一辆国民党军校学生的汽车中，藏有枪支弹药，我们便以二十四军的名义将武器全部扣留。后来证实，这批武器是王陵基送给张国运的。这时，有从大邑县保安团"围剿"中撤退下来的一百八十多个群众来到名山，根据上级指示，全部安置在毛国懋团当兵。

同一时期，张国运在王陵基的支持下，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他在总岗山秘密召开了一次有各路头目参加的会议，筹划了一个"奇袭名山，劫持毛团"的计划，企图一举消灭毛国懋的队伍。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有一个被他封为师长的韩光堂，却是我们"民协"的成员，他所带去参加开会的"弁兵"董文舒（共产党员）是川大学生。

我们从韓、董那里获得了张国运的全部计划，在一夜之间就将毛团撤出名山，扼守金鸡关要隘，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韓、董二人率领三百多人的武装队伍，也向金鸡关靠拢。张国运知道自己的阴谋败露，终于不敢妄动。

这时，毛国懋已为我们争取过来，愿意率领队伍起义，配合我川康人民游击队，从侧翼阻击王陵基和胡宗南的部队向西溃退。

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得知解放军已从川东南进逼重庆时，党组织决定向外围组织的成员传达了川康边临工委"武装迎接解放"的指示。毛国懋团即紧张地布署防线，作好了战斗准备。

十二月初，胡宗南部队已败退入川，各路解放大军跟踪追击，对胡宗南残部形成了包围歼灭的形势。十二月九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联合发出起义通电后，胡宗南急忙收拾残余兵力和王陵基的保安团向乐山邛崃方向溃退，沿途遭到二十四军的部队和各路游击队的阻击。

十二月十六日，王陵基的保安团和胡宗南残部绕道蒲江来夺取名山，毛国懋即命令前沿的辎重营营长文剑州堵击。在激战中，该营伤亡十五人，代连长罗吉昌阵亡（遗体安葬在百丈乡南场口，至今坟墓犹存）。不久，解放军二野的部队赶到，解了名山之危。之后王陵基的保安团和胡宗南残部均被解放大军包围歼灭。

毛国懋团起义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557团。

回忆老河口战役

汪意诚

一九四五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八年，眼看胜利即将到来。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失败，仍象往年一样，拼凑了约八、九万日伪军，向我第五战区发动春季攻势。

老河口位于汉水上游，是湖北省光化县管辖的一个重镇。当时的第五战区司令部驻于此地。沿汉水流域偏东南一百八十华里有公路通往樊城，是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孙震）所在地。老河口城北约十华里是光化县城，有光——南公路通往河南邓县。

老河口城西南两面临汉水；城东有牛头山，城北有马头山，作为屏障；城东北角的开阔地有一个较大的飞机场。由于地形险要，交通便利，成为了抗战时期的战略要地。

日寇的这次春季攻势，是从南北两面同时向第五战区进犯的。南面敌人从汉口沿襄——花公路北上，直取枣阳；北面许昌之敌约四万人（其中有伪军庞炳勋部两万余人）沿光——南公路进攻老河口。

这时，正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走，由刘峙接替司令长官；二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由王徵照代理四十五军军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